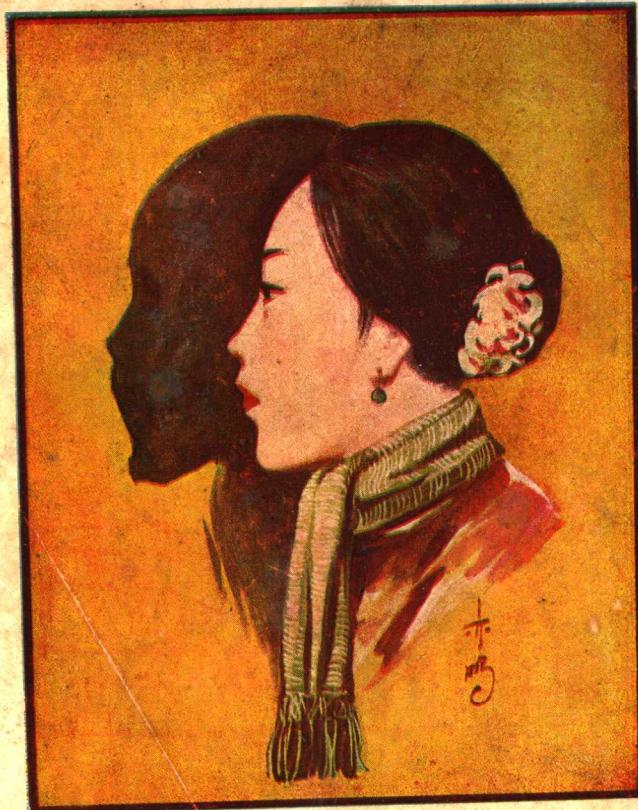


功
著笑天包

人間地獄

集八第



上海自由雜誌社印行

第七十一回

伊人宛々
獨致纏綿
此家娟々
不愁歸泊



第七十二回

繡陌錦阡督馳紅雨路
青裾綉袂小駐白雲房



飯鐘粥磬
暫寫雙棲
梵舍禪房
同參一偈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

湖樓脊
惺松
晚好夢
天竺人
歸新詩
綢疊



人間地獄續集

插圖

五

弟七十五回

臨歧八別目送歸鴻
驀地相逢淚凝孤雁



第七十六回

一封書護花

伸妙腕

三字獄成竹

具靈心

卷之十五



第七十七回

出枝密葉
嬌鳥亂啼花
臍粉殘脂
驚鴻初贊影



第七十八回

新渠待築
翠袖出牢籠
故壘重奪
紅妝投陷阱

馬軍婆



弟七十九回
錦囊妙計三鳳分飛
金屋妝成雙鴛並宿



弟八十四
消除孽障歎
息人間
破碎空虛翻
騰地獄



人間地獄續集目錄

- 第七十一回 伊人宛宛獨致纏綿 此豸娟娟不憇飄泊
第七十二回 繡陌錦阡警馳紅雨路 青裙縞袂小駐白雲房
第七十三回 飯鐘粥磬暫寫雙棲 梵舍禪房同參一偈
第七十四回 湖樓春曉好夢惺忪 天竺人歸新詩稠疊
第七十五回 臨歧小別目送歸鴻 薦地相逢淚凝孤雁
第七十六回 一封書護花伸妙腕 三字獄成竹具靈心
第七十七回 幽枝密葉嬌鳥亂啼花 腮粉殘脂驚鴻初警影
第七十八回 新巢待築翠袖出牢籠 故壘重尋紅妝投陷阱
第七十九回 錦囊計妙三鳳分飛 金鑾妝成雙鴛並宿
第八十回 消除孽障歎息人間 破碎虛空翻騰地獄

社會小說 人間地獄續集

包天笑著

第七十一回 伊人宛宛獨致纏綿 此豸娟娟不愁飄泊

且說柯蓮孫的祖老太太在杭州做壽是個七十大慶。那時柯畏庵正也調了一個好差使，因此十分閒熟。這正是柯家一個全盛時代。姚嘯秋陪同他的兒子前往拜壽，倒也游玩了兩天。到第三天上便不能不回來了。誰知在第二天的晚上，嘯秋却遇見了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姓諸，號吉人。也是在柯宅筵席上遇見的。原來這位諸吉人也是浙江宦途中人，同嘯秋同學而又同鄉。他見了嘯秋，說明天請吃中飯，務必賞光。嘯秋道：明天無論如何要回上海去了。吉人道：吃了中飯再動身也不遲。只不過留你半天，實不相瞞。我不但是專請你，還有一位同鄉洪緯老。這兩天也在杭州。我也約定他明天吃中飯。你不必客氣，請你做陪客好了。嘯秋便答應了。說那末明天下午走吧。到了明天，嘯秋便到諸吉人公館中。諸吉人也沒有請許多人，就是三五個同鄉談談說說。原來這位洪緯老，也是江蘇吳縣人在前清，還是一個進士。做過幾任知縣，在革命時代早已失去了他的資格了。他本來是個寒士出身，雖然放了外缺，做過幾任知縣，因為不善運動，不會得到好缺，有的缺反而要貼錢，所以依然是兩袖清風。現在只好在學校裡教教國文。此番因為諸吉人在杭州，借此遊逛西湖，望望老朋友，諸吉人辦了幾樣杭州著名的菜，算是吃一頓便飯，席間也無非談談杭州風景，家鄉情狀，偶然談及柯畏庵時，諸吉人道：長老人是好極了。我們和他也是世交，真是一個長者。不過我瞧這幾年來恐怕虧空也掉得不少吧。嘯秋道：去

年歲底畏老到上海來曾經和我深談過他也說近幾年來虧累很重是一個外強中乾的局面所以他要把他的大世兄蓮孫不讓他在上海報界中他說要趁他尚在仕途中不會息肩的時候給他略事安排以期算盡克紹那天晚上和我談了一夜諸吉人道虧累是確的因為畏老是一個好場面的人關於應酬等等他不甘落人之後即就碰和一端而論你不要小覷杭州現在輸贏極大一千塊底的麻雀也不算一回事他們偶然三缺一也就把他老先生拖在裡面畏老要場面也就坐下去了嘴秋這要是常在那裏碰的他們雖然大出大進輸輸贏贏那也不足爲異我在天津聽得他們幾個闊老外面聽聽好像輸贏很大這個月某人輸了六十萬那個月某人贏了幾十萬其實他們都是記賬有的也就開了條子劃來劃去所以即使輸了幾十萬也不致於起恐慌就怕是過路客商不是和他們常賭的人那就是輸了直腳錢所以天津常賭的人歡迎這班外省進京的人輸了錢來不及翻本就要去了也最怕這班人贏了錢他也要算清了賬走了再也沒有法子嘅他出來的不知道柯畏老打牌的手段如何要是手段好的差使賠錢在打牌上可以掠幾個回來諸吉人笑道手段好的我也不說這話了你在天津可會聽得我們有位同鄉喚做潘老五的他的麻雀打得真好而且是規規矩矩一點沒有取巧的法子大約一年功夫在這幾隻牌上可以多幾萬塊錢那自然是好的了像柯畏老這樣我看他十場和中倒有七八場是輸的那就太靠不住了而且越大越輸還有一件他贏了人家的未必馬上就拿得着那不得以而三缺一被捉進去的大概是他上司輸了媽媽虎虎也就算了他輸給人家的却是老實不客氣非得當場就拿出去不可我看他一年功夫這一筆賭錢也就不少呢我和督軍衙門幾個人也都是熟的就是此

番調這個差使有許多人。都在排擠他。有的自然也想這個差使。排擠去了。他自己可以獨得有的。也另外有接治甚而至於走內線的人。也有杭州官場的腐敗。真是一言難盡。幸虧畏老的人緣還好。這也算是平常日子敷衍的一些成績。大家也還都原諒他。我和他們說。畏老總是一位長者。這幾年也苦了他。賠累也不輕了。倘然再不調劑。調劑他就要支持不下了。督軍倒也很明白。也說。柯某人是個正派人。不至於爲人所搖惑。但是也很險的了。我們希望畏老在這個差使上多做幾年。把從前的虧空借此彌補。彌補然後息肩。讓蓮孫也有一點資格。歷練歷練。然後可以繼承下去。像現在的情形却是還吃力得很呢。嘯秋兄你知道他們的事的。你以爲如何。嘯秋道。對啦。只怕一清宿逋。也不是幾個月的功夫吧。蓮孫人是很聰明的。就是經歷還不深。吉人兄也認得他嗎。吉人道。豈但認得。我們從前在北京和蓮孫是同衙門。他在陸軍部。我也在陸軍部。因爲他人生得太矮小年紀。又輕。我們都喚他一聲小柯人。是一個絕頂聰明人。但是欠渾厚一點。這只怕是文筆太好的緣故。就這一着而論。與官場中却是不大相宜。所以官場中人倒是頗頂點的好。我遇見這裏有許多同僚。可算得都是糊塗透了。頂的人有許多人。連一個字條子也寫不明白。要講現在的什麼政治經濟。更是莫明其妙了。但是他做官弄銅錢。却是精明非常。一個錢也不會漏掉。還有一種拍馬屁的人。真是卑鄙惡俗。稍爲讀幾句書的人。萬萬做不到。所以。我說。蓮孫要在現在情形之下。未必能就得意。嘯秋道。這只怕還是我們害了他。不該把他引進新聞界中去。常常恃着文筆亂罵人。所以官場中人一聽得某人是報館裏人。便先是搖頭。以爲是一個難惹的人。其實也。不過如此。話吉人道。報界中人我也認得的很多。也有的是用筆犀利的。也有的是用筆溫厚的。不能一定像

連孫是用筆犀利的。只怕他就有得罪人之處。畏老教他離開新聞界。這是對的。可知這兩途確是不能並立的。那時嘯秋忽忽喫完了飯。便到柯公館領着他的第二公子。便趁火車回到上海來了。隔了兩天。是一個晚上。戈微塵來訪時。觀平談了一回話。又乘便到主筆房裏來看姚嘯秋。便問杭州是幾時回來的。嘯秋說回來有兩天了。戈微塵道。明天有一位你所想不到的朋友請吃花酒。務請你要到的嘯秋道。到底是誰呀。戈微塵道。是狄小遜。君可是出於意外。嘯秋道。這也無足爲奇。小遜詞藻風流。難道就派定他不該吃花酒嗎。戈微塵道。不是這般說。小遜平日之間也叫叫堂唱吃花酒原不足爲異。不過他不和我們在一起游玩。這一次却算是特別的。他託我。代邀你明天務必到請客條子却也沒有寫在新清和鏡月樓那地方。想你也去過的。再不然你明天到了維新里。我們一同去也好。原來這個維新里就是戈微塵和金鈴新組織的小公館。就是在英華街上大東旅館的對門。戈微塵每天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從大公館裡出來。便常在那裏。凡是朋友去訪他的。到維新里一訪。就着姚嘯秋點頭道。邠也好。明天晚上我到了維新里和你一同到鏡月樓那裡去。就得了。戈微塵笑道。明天你來了。我還有一樣好東西給你瞧。剛嘯秋道。什麼好東西可以先告訴我嗎。戈微塵道。今天且不必說。明天來給你瞧。就是了。嘯秋道。這也要賣一點兒關子嗎。大概是又收了一部什麼好的稿子。不然便是得着了那一個名人墨跡。戈微塵道。你現在決計猜不出到了。明天你看見了自然會知道。嘯秋見戈微塵決計不肯先行說明。只得罷了。談了一陣子別的言語。也便去了。到了明天晚上。嘯秋便到英華街維新里來。原來戈微塵是租的一個全樓面鋪飾的很為精緻中間一間是臥房。排了一張半銅牀。是羅紗圓頂的帳子。高高捲起。牀上鋪衾繡被。

地上鋪着深紅的地衣。梳桌衣櫃位置妥貼，確是一個新營的金屋。却見那位新姨太太金鈴含笑相迎。早已梳了一個髮髻，不再打辮子了。衣服也穿得很樸素，不再像那從前堂子裡的打扮。見了嘯秋，便稱爲姚先生。西首的廂房一間，便爲戈微塵會客之所。只見四壁懸掛着無數近人的墨跡，也有對聯，也有立軸，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桌子上却疊了無數的書籍，有的是新出的雜誌，有的是小說，還有那印行的碑帖，墨跡之類。疊得山一般的高，連椅子上也都是書。姚嘯秋走進那間屋子來時，却見已有一個人先在那裡了。原來就是谷漁明，手裡正捧着戈微塵的一本寫真帖。這寫真帖中都是貼的京滬名花的小影，谷漁明道：「這個怪形怪狀的人，却是誰？」戈微塵道：「你不認識嗎？這便是大名鼎鼎的王凌波。」翻過來便是三蘇之一蘇映玉的小影。姚嘯秋這時忽然想起戈微塵昨天在報館中所說的話兒，便道：「你昨天說有東西給我瞧，此刻却不能再秘而不宣了。」戈微塵笑道：「一笑便在。」在書桌抽斗中取出一件東西來。嘯秋看時，却見是一封信封，面上寫着地址，之外正中便是一行戈微塵先生親啓。下首寫了名內緘三個字。嘯秋道：「是誰給你的信呀？」戈微塵道：「你不必問。讀了，自知。」嘯秋在信封中抽出一張粉紅的信箋來，只見寫了很端正的楷書，那信上寫道：

微塵君：偉慶妾幼年遇拐，墮入章臺，舉目無親，言之於邑前以避，近筮，狠蒙青眼，重以纏綿之語，寵以狐貉之珍，心坎俱溫。寡不知感，惟是爲人作嫁，俯仰隨人而居，老輩以於君爲先進，疑妾有掠美之行，爲語言嘲諷，進退皆非，此所以不敢傍君左右也。倘以青樓習慣法相繩，不但有分道揚鑣之謗，直將有撩人春色之嫌。因是度量再三，遂作遷地爲良之計。高誼如君，當亦憐薄命人之苦，况耳。乃者春燈節後，一瞥風花春塵，如海之。